

HUANAN HURIZHI

Tiger



# 华南虎

## 日志

全莉 等/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1267.5

76

*Tiger*

HUANANHURIZHI



# 华南虎 日志



全莉 等/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华南虎日志/全莉等著.—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

ISBN 978-7-02-007822-6

I. 华… II. 全… III. 日记—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217701号

责任编辑：周昌义 石一枫 徐子荀

装帧设计：刘 静

责任校对：陈 莎

责任印制：李 博

**华南虎日志**

全 莉 等著

---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 邮编：100705

北京瑞禾彩色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186千字 开本710×1000 毫米 1/16 印张 16.75 插页 2

2010年1月北京第1版 2010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02-007822-6 定价 39.00 元

---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我从小喜欢动物，和那个年龄的每个孩子一样，我从动物园和童话书上认识了无数可爱的动物：熊猫、大象、金丝猴、长颈鹿……但我最喜欢的还是那威武雄壮的，色彩斑斓的大老虎！从我第一眼看到它，就被它惊呆，为它震慑，因它痴迷。毫不夸张地说，对虎的崇拜和热爱，贯穿了我的一生。

我起初是背着画夹，每周去动物园狮虎山写生，久而久之不仅熟悉了那里的每一只老虎，甚至和饲养员张叔叔交上了朋友。后来大学上了北大，我又报考了动物心理专业，一心想当个专门研究动物的科学家。通过读书，我知道了虎共分八个亚种，都是起源于中国的老祖宗“中国古猫”的后裔。但由于多年来人类的捕杀和滥伐森林，里海虎、爪哇虎、巴厘虎这三个亚种已经相继灭绝，其他虎种也都到了濒危的边缘，尤其是五个亚种中仅生存在我国境内的、有“中国虎”之称的华南虎，野生者早已绝迹，目前只剩下全国动物园中六十几只在笼养中，近亲繁殖，种群退化，生死存亡已经到了万分危急的时刻！谁，能在这个时刻，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倾，向这种堪称中华祖先图腾、民族象征的美丽动物伸出拯救之手？

没有想到，这个中国虎的救星，就出现在我身边的北大同学中！她不是门出动物心理，也非生物学系的毕业生，而是英语专业的全莉！当我从报刊、新闻中频频见到这位昔日的同学时，她已经义无反顾地从事拯救中国虎近十个年头，将自己的前半生积蓄和后半生前途全部投入到这个事业中去了。先是在南非购置数百平方公里的农场，将其建成名副其实的“老虎谷”，然后联手国家林业部门，将目前圈养的华南虎送去实施野化工程，继而繁育虎崽成功，为中国虎拓展种群做出重大贡献，下一步又开始为华南虎的“回归”而奔走……这是多么大的手笔，需要多么大的勇气和能量啊！这一切，竟然都是我那位爱穿红裙子的小师妹所做出来的吗？她又是怎样做到这一切的呢？

和你一样，我后来看到了这本书。从这本书中，我读懂了全莉所做的。相信你也会和我一样，除了从本书中，领略一个充满传奇色彩和异国情调的世界之外，更能体会一颗爱自然爱动物的心，并和全莉一起，变成中国虎的朋友。





看完这本养虎日志后不由得浮想联翩。想起几年前，也想到若干年后。

全莉属虎，生在中国北京。以她如今年岁而论，大半时光是在国外生活。她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还会意大利语、法语，照理说已很非中国化了。但是，她仍很中国。她爱中国，最典型的是爱中国虎。

中国虎学名华南虎，是虎的八个亚种之一，而今几近绝迹。可是据友人讲，大约五十年前，街头有摆摊卖虎肉的。“卖虎肉？！”而今不可想象，因为一是违法，二是哪来的虎肉。其实那时，中国很多地区山山有虎。武松打虎，其人不敢说必有，而其事一定有真的出处。

如今可怜啊可怜，想在野外撞上野老虎犹如做梦。出了个周老虎，笑倒一群国人。

可全莉是玩真的。几年前有人说她想见我，后来我们相见了，还有林业局若干人，吃了顿便饭。她说想建立个虎的基金，我没当真。一个小姑娘说几句豪言壮语当不得真，但她为人很诚恳，也很执著。

没想到，我和我的儿子赵方与她都成了朋友。赵方留学英国，曾住全莉夫妇家。她的先生，美国人斯图尔特，也跟着全莉爱起虎来。

全莉属虎。属虎的不一定爱虎，爱虎也不可能养虎或为虎的生存而倾其所有，为虎的前景谋划。但全莉不仅属虎，还深深地爱虎。她身上穿的，家里摆的都有虎形虎影。我怀疑她是不是天天做虎的梦。

我虽是环保者，是一个动物保护者，播了三十年《动物世界》，可论起动真格的，比全莉差多了。

全莉跑遍中国适宜放养华南虎的地区，苦口婆心，滔滔不绝，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地与地方领导老乡沟通，博得同情继而支持，打算圈一大片地来放养华南虎。问题来了，笼中华南虎不是想放就放的，它们已经没了野性，放出去不但麻烦，也几乎活不了。

于是全莉和林业局一些人突发奇想，把老虎搭上飞机放到南非去，利用南非野生动物管理经验帮助中国野化训练华南虎。

先是引起一片喝彩和一些质疑，后来质疑声高过拥护声，在南非当地也引出一波又一波麻烦。但全莉和她那十分帅气和憨厚的美国丈夫一直矢志不渝，义无反顾地做下去。终于有了点希望，有了一线光明。她还要一直坚持下去。

然而华南虎种群能在中国大地上复兴吗？没人能回答。原因复杂得很，不是 yes 和 no 能讲清的。人要生存发展，要繁衍，就需那么点儿土地；一幢

楼可住上百户上千人。可是一座山只容一只虎，而一两只虎是不可能继续生存下去的。

全莉没那本事想那么多，她只在全心全意野化虎，为放虎归山做前期准备，也许能如愿以偿。

但无论将来会如何，我都会认为全莉很了不起，一个小女子居然要做一件几乎不可能成功的大事。而这大事不仅事关华南虎，也关系到人与环境，人与自然的大课题。

好事总要有人做，只要有人做就有可能成功。

我永远祝全莉成功。



我就是被批判为“幕后黑手”、“国际老虎诈骗犯”的那人，有些人说，有了我的“诱惑”甚至“操控”，才会有陕西那张举世闻名的周正龙华南虎照片。曹雪芹说到了点儿，假作真来真亦假。

回想起来，烦恼的初始和“诈骗”的动机都源于一次快乐的非洲之行。

那是1998年，去赞比亚以野生动物闻名世界的鲁安格国家公园游玩。在鲁安格3000多平方公里的大原野上，有许许多多的野生动物：各种羚羊、河马、狮子、大象等等，数不胜数，都魅力十足。但是我特别钟情的还是金钱豹，金钱豹比老虎狮子小巧，底毛颜色由黄到橘黄，全身布满铜钱状的黑色花纹，除了美洲和欧洲外都有分布。金钱豹是极其聪明的猫科动物，独来独往，善于上树，夜间狩猎，能把比自身重三到四倍的猎物拖上树。为了提高目睹野生金钱豹的几率，我和丈夫进行了一次徒步观赏野生动物的跋涉。虽然最终还是没能目睹到机警的野生金钱豹的风采，却经历了与群狮狭路相逢的惊险。尤其在Kakuli(库鲁里)营地宿营的夜晚，没有城市的喧嚣，没有闪亮的灯光，我仰望银河，细数繁星，聆听天籁：狮子遥远的吼叫、鸟儿唧啾的歌唱、河马仆仆的呼噜和狒狒连绵的尖叫。那是怎样的宁静和感动。

一颗种子就在心中生根了，无声无息。

如果仅仅是一时的感动，就不会有以后缠绕我十年并且还将缠绕我后半生的那些悲欢。回到都市之后，我再不能习惯人类社会的嘈杂和喧嚣，非洲的感动竟然成了我心底的隐痛。

于是，1999年回国探亲，我把非洲之行的录像给北师大生物系毕业的弟弟全奇看。我说很希望能借鉴非洲的野生动物保护模式为祖国的野生动物保护尽力，不知能不能得到中国政府的支持。全奇说，不妨试试？我们忐忑不安地给国家林业局去电话，林业局对外友好协会的宋慧刚先生马上就接待了我们。宋先生问到我所钟情的野生动物，我直截了当地告之我最喜欢猫科动物，所以很想为西伯利亚虎（西伯利亚虎就是中国的东北虎，是体型最大的老虎，分布在中国东北、俄罗斯西伯利亚，也曾生存在朝鲜。毛色比其他虎亚种浅黄、厚实）尽微薄之力。宋先生听后却说，如果我真的有心，不如帮帮华南虎，学名又称“中国虎”！

宋先生让我第一次听到了有关华南虎的粗浅常识，也就是很多同胞在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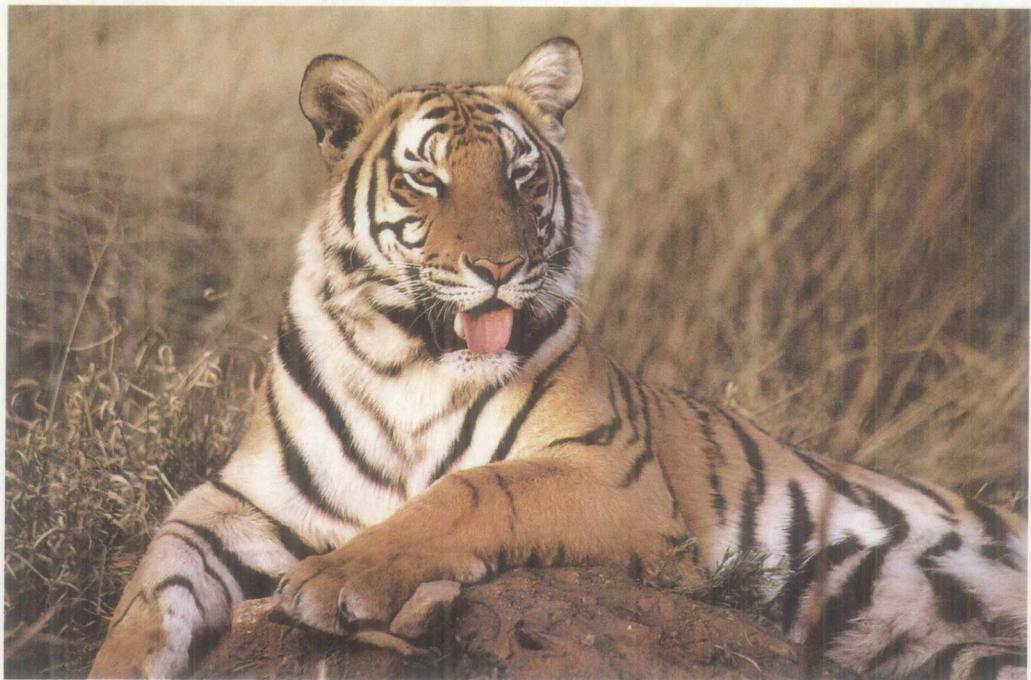
西周老虎事件发生后所了解的那些：1. 华南虎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虎，两百万年前在中国起源，是地球上所有现存老虎的祖宗；2. 根据1990、1991年科勒博士的调查，最乐观的估计，野生华南虎也不到30只，即便在圈养的状态下，也只残存60只左右。结论：它是全世界最濒危的动物，比国宝大熊猫还要稀少还要珍贵！

我很惊奇，同时责备自己的孤陋寡闻，在海外的日子里，我这个动物爱好者，居然从未听说过关于华南虎的只言片语！宋先生告诉我，怪而不奇，这个生态上有旗舰意义的兽中之王，这个曾经给予中华民族不知有多少灵感的文化象征，早已被某些国际著名野保组织宣判死刑，从他们的濒临动物拯救名单中剔除了！

## 2

种子埋进心底，总会发芽，筹建“拯救中国虎”国际基金会的冲动突然间产生，不可阻遏。

回到伦敦，我开始了大量的阅读，才隐约感觉到所要面临的艰难。老虎



和大型食肉动物位于生态链的顶端，华南虎的消失，反映生态链的破碎及其整个生态环境的恶化。拯救中国虎不止是拯救一两只华南虎，而是要恢复完整的生态环境，要恢复生态圈中的森林、草地、食草动物。这在人类社会活动的足迹早已遍布千山万水的中国，谈何容易！

命运似乎天定，没什么困难能让我回首，我一边埋头筹建基金会，一边游说列国，争取国际支持。根本不会想到，迎接我的居然是冷嘲热讽，而且是来自那些我曾经钦佩的国际动物保护组织。

2000年底，我按约定时间去纽约郊区拜访很大的野保组织(WCS)的亚洲总裁兆石·甘兹伯格，他却去了位于纽约中心的另一个约会。我和从华盛顿邀来的志愿者英国人伊言等了他两个多小时，他才回来，对我说：“我只给你30分钟。”而在这30分钟里，他一边在因特网上忙着处理他自己的电子邮件，一边批评中国人和中国的野保工作，并说：“你把华南虎事端重又挑唆起来，我不知是该赞扬还是该指责。”

而在俄罗斯一个关于老虎的工作会议上，很多动保组织的代表都认定我受了中国政府的操纵。有人甚至直言“相劝”说：“你为什么不放弃华南虎来帮我们拯救西伯利亚虎？”

在无数次碰壁之后，我终于明白了，原来在很多“行家”眼中，我是无事生非。地球上就那几只老虎，可争取的拯救老虎资金是有限的，我让华南虎“死而复活”会分流拯救资金，无疑于虎口夺食。一些组织的工作重点已经不是拯救老虎和野生动物，职务的提升、学术上的竞争以及组织本身的生存空间已经优先于保护动物本身。《老虎如何失去了美丽的斑纹》一书的作者科瑞·密晨曾说：老虎是世界上最富有政治性的动物。难道动物保护也要争资源抢地盘吗？那我的闯入可真是不知天高地厚。

好几次，受到奚落之后，我感到委屈，只想逃离人的视线。直到今天，还时不时对自己说，要是那



时我有点儿自知之明，知难而退，今天又哪来的“幕后黑手”和“国际骗子”之称？

可惜我太倔了！不撞南墙不回头。我争取到丈夫在精神上和经济上的支持，“拯救中国虎”国际基金会终于成为现实：2000年10月9日，基金会在英国驻华大使馆的文化处正式成立；不久在巴菲特长子哈沃特的帮助下，在美国成功注册；随后在志愿者鲍尔的帮助下，也成为香港的合法慈善组织。

关于基金会的资金来源和运作模式，“周老虎事件”之后，舆论各有猜测，甚至还有整套涉嫌“国际诈骗”的分析。老天！我那为了拯救华南虎赔了夫人又折钱的丈夫，有点冤了！恐怕他要早知道投入千万美元拯救华南虎，反而买来一身脏，还不如吃喝玩乐呢！谁让我当时就只有一个念头，就是要证明咱们的华南虎——中国虎，还没到穷途末路之境！还能复兴！

当务之急，是寻找野生华南虎，这是头等大事。

没有野生华南虎，谈什么保护？

### 3

我动员国际野保力量来华参加野生华南虎的调查，没想到他们却匆匆宣布华南虎在野外已经灭绝了！

我并不甘心，凭什么就宣布灭绝？就因为没看到野生华南虎？

但是，我必须面对现实，没有找到，坚持又能怎样？

进退维谷之际，我又想到了那只猎豹，那只被遗弃的猎豹，得到了它的启示。

还是发生在非洲，在那著名的纳米比沙漠。我怀揣着观赏猎豹的念头来到纳米比亚，茅屋客店经理斩钉截铁对我说：你在沙漠上肯定看不到猎豹。果然，向导带着我们一行四人开着四轮驱动到瑙克立沙漠野保区参观，只是偶尔见有食草动物，例如长角笔直且背部前方有隆起的斑羚，而且数量也不多。

那天，日落西山时，地平线上出现一个移动的黑点，我们激动起来，猜测是只狐狸。等它渐渐走近，居然是只猎豹！我竟然见到了野生猎豹！而且是在这荒漠中！

让人不解的是，猎豹慢步走到我们车前，身体瘦骨嶙峋，皮毛枯涩，金黄的大眼睛里露出呆滞的目光，静静地注视着我们，眼神里透出了哀怨、乞求、忧伤、无助以及期待。漫长的几分钟之后，猎豹低头走了，没走几步，又好像恋恋不舍地回眸一顾。我一向坚强乐观，但在那一刻，我的心碎了，含泪



目送猎豹默默离去。

原来在非洲，聪明、美丽、顽皮的狮豹等猛兽常常被人当作宠物。不久前，纳米比亚立法禁止了私人豢养野生动物，很多宠物型猛兽只得惨遭遗弃。与我们对视的，正是被附近一家旅店遗弃的两头猎豹之一。因为在圈养中生长，他们没有野外生存的能力。当时，另一只猎豹极可能已经饿死在沙漠中，这只猎豹苦苦挣扎的结局，也必然是死亡。

生命有多么强悍，就有多么脆弱！

在非洲沙漠寂静的夜空下，我想到我国圈养在动物园中的华南虎，他们吃的是大卸八块的牛羊肉，见了活鸡扑腾翅膀只会惊奇地瞪眼，偶尔吼天鸣地都是天大的新闻。以后真要是给他们准备好了远离尘世的辽阔的原野、苍茫的高山、茂密的丛林，他们能生存吗？在久别的家园里，他们有什么能力面对大自然的春夏秋冬、风雨雷电？

我找到答案，不用迷惘、徘徊，不用等待、寻找了。把驯养在动物园内的华南虎野化成有“野生”能力的兽中之王，再把他们放回山林原野去生存、繁衍，就是我们需要做的。

哪会料到就这一件事儿，能让我忙乎一辈子。

华南虎的野化训练，最关键的是寻找合适的野化基地。选址南非之后，很多关心华南虎命运的人士提醒我们去南非的艰难，尤其担心华南虎水土不服，即使野化成功，回国放养也会如此。还有人提出种种质疑。陕西“周老虎事件”之后，有网友曾痛心疾首地说：伟大的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难道举国之力还建不成一处华南虎野化基地？

对此，我只能叹息。在选择南非之前，首先考虑的野化基地就在国内，包括福建梅花山在内的很多地方都是我们考察过的对象，国家林业局也给了我很多指导，不少地方政府也对我们多方配合。最终放弃国内而选址南非并非我的初衷，其中原委有机会再细细阐述。在此我只想说，如果真能举国之力，天下的确没有干不成的事。我们举国之力脱贫，举国之力发展，举国之力奔小康，甚至还举国之力破坏了不少生态环境，但是要想举国之力建一处合格的野化基地，当时还真是困难重重。其实，举国之力拯救中国虎，举国之力保护野生动物，举国之力挽救中国人的生存环境，就是我的梦想！可是要想实现这个理想，还需要时间，需要坚持不懈地奔走、不屈不挠地呼吁，甚至祈求，更需要一点一滴地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对基金会来说，还只能从南非做起。

可有谁能料到，几载之后，我居然沾上了“走私野生华南虎”的嫌疑。

#### 4

选址南非，虽然是无奈之举，却也有几大好处：我们很容易买到较大的土地，很容易买到野生动物，很容易聘到世界上实际操作能力最强的野生动物管理人员。有了这几点，我很有把握地认为这个异想天开的项目能够理所当然地顺利进行。

没想到，我真是太天真了。

我非常幸运地找到一对知名度相当高的南非兄弟作为合作伙伴。我邀请他们来中国考察，陪伴他们走访了长江以南众多山区，包括湖南壶瓶山，湘西凤凰两头羊山沟，江西乐安、宜黄、婺源和福建龙岩梅花山等，向他们展示我的华南虎理想。相信这已经变成我们的共同理想之后，我丈夫自告奋勇，拨资数百万美元请他们为野化项目买地，建立野保区，为我的理想搭建第一步平台。

万万没想到结果却是与合作伙伴爆发法律纠纷。媒体几多报道，闹得整个南非沸沸扬扬，虽然南非著名电视侦探节目“白板”揭露他们的贪污，将

我们提供的资金用在了奢侈的生活和面临倒闭的制片公司的债务上，但禁不住他们煽动南非人的“爱国情绪”，有些南非媒体宣称中国黑手党进驻南非，欺负南非人等等。南非法律程序极其缓慢，我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翻案。最直接的后果是为建立老虎谷而购买的330平方公里的土地也因此不得使用，不仅耗尽大量财力物力，还差点断送拯救华南虎的希望。

气馁之后，又鼓起勇气，重整旗鼓。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说服中国政府同意我们在南非进行华南虎的野化训练，如果就这样夭折，那些敢作敢当的领导得到的只是我空洞的许诺，我就是罪人！我个人的信誉固然重要，华南虎的前途更重要！我咬牙重新寻找合作伙伴。

我在南非无亲无故，到哪里去找人牵头组织团队？

但是上天真的有眼！在野保界备受尊敬的《老虎如何失去了美丽的斑纹》的作者科瑞·密晨竟然自告奋勇要帮我管理在南非的项目！他不仅是华南虎的“粉丝”，而且还会说中文，有他挂帅，真有点儿天公作美。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我和丈夫兴高采烈地陪同科瑞到南非考察后，科瑞因为担心前合作伙伴的骚扰，非常为难地放弃了南非项目中心执行主任的工作。所幸的是，在考察期间，我们结识了南非国家公园首席生态学家海克特·马豪枚和不少愿意帮助华南虎的南非朋友，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人力资源。

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我一个人在南非一待几个月。几个月后，我居然糊里糊涂地组成了一个不错的团队。由于我们在飞利浦里斯购买的用来建老虎谷的土地还有种种纠纷，为保证国泰和希望的野训顺利进行，我们又花高价租用国家动物园在马可潘尼繁殖中心的500公顷土地，建立了临时野化基地。加上建电网等其他设施，整个临时设施花费大约要37万多美元。与此同时，雌性华南虎幼崽国泰和雄性幼崽希望，从上海动物园选出，作为首批中国幼虎参加在南非进行的中国虎野化计划。



一切，总算有个头绪了。

雌虎“国泰”的名字是为了感谢赞助空运华南虎的国泰航空公司，而且国泰的英文名字 Cathay 又是古时西方对中国的称呼。雄虎“希望”则是从英国《星期日人民报》的读者提名中选取。两只虎崽都出生在上海动物园，是 2003 年 1 月和 2 月出生的。2003 年 8 月 10 日，由国家林业局野生动物研发中心的陆军指挥，卡车行驶了 20 个小时，将国泰和希望运往秦皇岛野生动物救助中心，接受国际公约所规定的为期三个星期的检疫，居然在 8 月 31 日前办妥了各种出境手续。9 月 1 日凌晨 2：30 离开秦皇岛前往北京国际机场，下午 2：40 乘 901 航班去香港，然后转乘国泰航空 749 航班，直飞南非。

出境过程基本顺利，在北京和香港都为国泰和希望举行了欢送仪式。香港的仪式就在机场，简洁而热烈，包括拯救中国虎呼吁人杨紫琼在内的各界人士和众多记者都被国泰和希望的可爱倾倒。在欢声笑语中，眼泪在我眼圈里打转。

其实，我不只是因为高兴。就在华南虎崽即将离开中国大地之际，我却感到紧张与迷茫。那时，我还不知道自己将会成为陕西周正龙的“幕后黑手”、“国际诈骗犯”和“国际野生动物走私犯”而“声败名裂”，只是担心两只幼虎在漫长的旅程中会遭遇多少风险，只是鼓励自己不管经受多少磨难，南非野化项目必须成功，不能失败。稍有闪失，我就可能沦为国家的罪人，还会连累所有支持我的人们，导致华南虎拯救事业的夭折，使中国虎重归自然的梦想破灭。

但是，我能成功吗？全莉，你能掘出最后的胜利吗？

我心中就像有个无底的黑洞，空空的。

第一部分 这里是非洲





13小时提心吊胆的跨国飞行之后，虎崽国泰和希望总算平安抵达南非约翰内斯堡国际机场，并顺利通过海关。在南非国家动物园，“拯救中国虎”团队以及中国政府代表团参加了热情的欢迎仪式。

仪式之后，两只幼虎被放到隔离区的一个大的围栏里，接受健康监控。南非的兽医章程要求所有进口动物在检疫区隔离一个月。只有诊断不出任何疾病，尤其是外来疾病，确保不会传染给本地动物，才允许他们踏上非洲的土地。

因为虎崽在国内已经过严格的检查，我不太担心会有意外。管理饲养员谭军和老虎监督员迪伦·史密斯留在动物园照料虎崽，我就离开处理其他事去了。

谭军，24岁的重庆市石柱县土家族小伙子。土家族传统以虎为图腾，谭军也自幼爱虎，参加拯救团队前是重庆一家野生动物园的老虎饲养员。谭军待人忠厚，性格直爽，吃苦耐劳又细心认真，外表看去，并非我印象中的“粗犷山民”模样，白皙的脸上尽是灵秀之气。我接受他参加南非团队时对他说，野化虎崽的同时，要把他也野化了。

